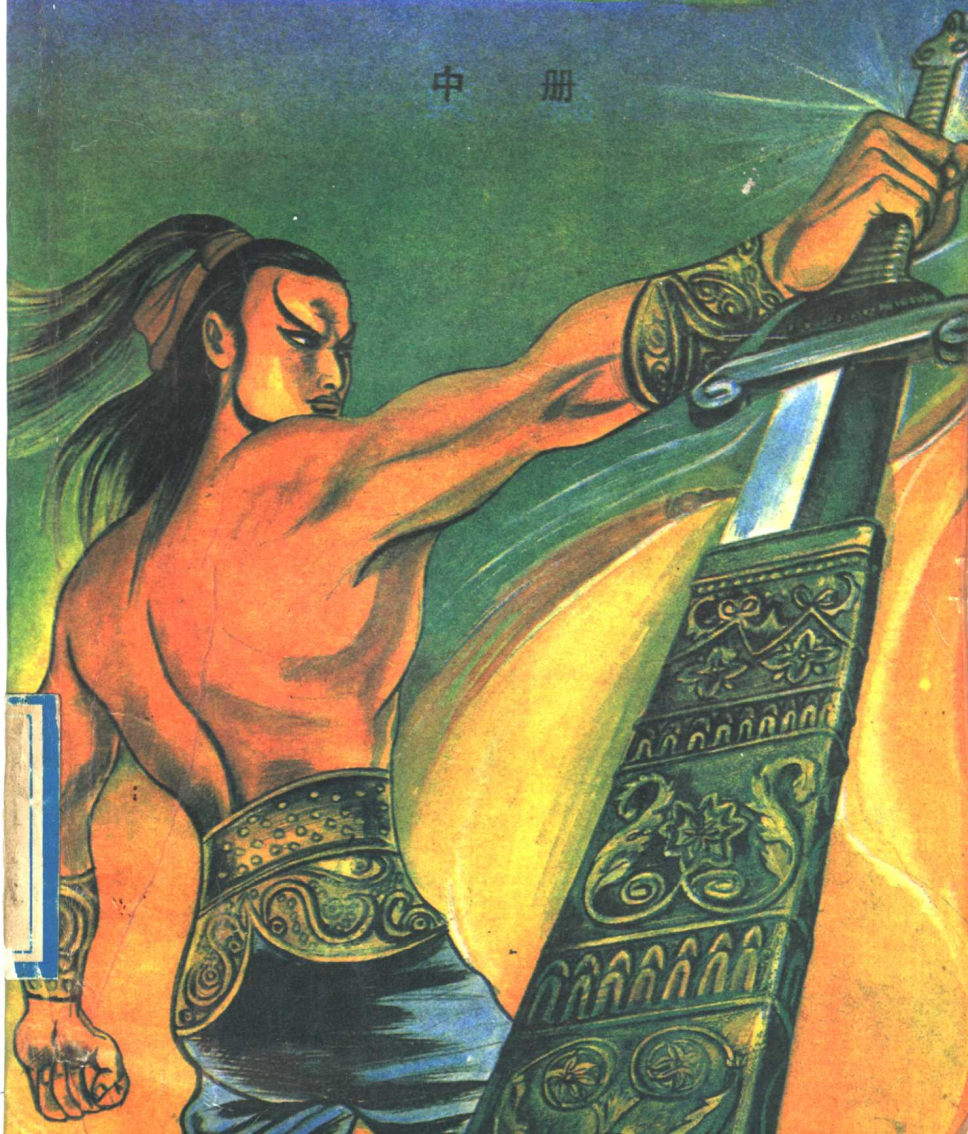


武当七侠

中 册



武 当 七 绝

司马青云 著

中 册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目 录

九	慷慨伪陈词 野心图继位	233
十	毒手暗频施 连杀两师兄	259
十一	急于为掌门 逆徒暗弑师	287
十二	平日负冤屈 同门均蒙冤	313
十三	枉将情丝斩 空怀覬觞	340
十四	笑傲江湖行 跪地求剑法	371
十五	一剑酬一剑 彼此两不欠	397
十六	两派相残杀 血溅峨嵋山	423
十七	真相无可掩 毅然斗无敌	481

九 慷慨伪陈词 野心图继位

风吹萧索，阳光从枝叶缝间偏移，林中的雾气已清淡。

“簌簌”枝叶声响中，独孤凤双刀砍开一条走进来的路，林成、沈武紧跟在后面。

钓叟在来路上，每隔丈许就留下暗记，所以他们终于还是找到来。

“轿子在那里！”林成老远看见就叫了起来。

“奇怪！”独孤凤脚步却一顿。

沈武亦奇怪，“怎么轿顶没有了？”

独孤凤喃喃地道：“他们一定会是已经在这里大打出手。”双刀接一分，蹶足走前去。林成沈武相顾一眼，大喝一声，一齐扑上，双刀齐落，“唰唰”两声，硬将那顶轿子斩开几片。

轿内无人呀！

独孤凤目光一转，落在地上那支钓竿上，脱口一声轻呼：“钓竿。”

林成应声回头望去，“那不是四护法的兵器？”

“可不是。”沈武皱眉道：“四护法视这支钓竿有甚于自己的性命，怎会将钓竿留在这里？”

独孤凤没有作声，目光落在钓竿旁边那滩血水上。

那滩血水仍然未干透，风吹过，散发着一阵难以言喻的恶臭。

独孤凤一皱鼻子，走过拔起了那支钓竿，细细地检视起来。

“小姐……”林成走过来，“你看这是……”

“四护法相信已经殉职。”独孤凤目光一落，“这滩血水……”

“这滩血水莫非是四护法……”林成、沈武不由得膛目结舌。

独孤凤亦打了一个寒噤。

沈武接问道：“谁有这种本领？”

独孤凤目光转落在钓竿之上，“答案相信就在这钓竿上的几道白痕之内。”

“小姐可看得出是什么意思？”

“看不出。”独孤凤一皱眉，“这不是一个雨字。”

“雨？”

“雨到底是什么意思？”独孤凤仰眼望天。

又是一阵吹过，“簌簌”的吹下了雨珠来，几点吹落在独孤凤的脸上。

独孤凤手抚脸，有点儿茫然。

“雨！”同样一个字出自无敌门的其他三个护法口中，神态语气却完全两样。

他们看到钓竿上的白痕，立即就变了面色，九尾狐握着

钓竿的那双手更颤抖起来。

千面佛随即软了一口气，“若是雨，就难怪老四会死在她的手上了。”

独孤凤再也忍不住追问：“雨到底是什么人？”

“碧落赋中人。”千面佛的面色更难看。

“碧落赋……”

“尔其动也，风雨如晦，雷电共作，尔其静也，体象皎镜，是开碧落……”千面佛的语声亦颤抖起来，“古老相传，武林中有一群人，武功高强，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匹敌，因为他们都是来自碧落，都是天仙降凡，所用的已不是武功那么简单。”

“是真的？”独孤凤有些疑惑。

千面佛一笑，“当然不是，无论是什么事情，一流传开来，难免就会与事实不符，你说还传了那么多年？”一顿接又道：“他们却真的取名碧落赋中，有风雨雷电，以风袖、雨针、雷刀、电剑纵横江湖，却仍得听命由天，惟天命是从。”

“天又是怎么样一个人？”

“天就是天帝，武功据说在风雷电之上，有目后，有夜妃，有月女星儿，可惜是一代不如一代，由正而邪，二十年前更就是妄想称霸江湖，被江湖中人群起而攻。”

“结果怎样？”独孤凤追问。

“是他们胜了，但随即又败在门主手下。”

“你是说我爹？”

“不错。”千面佛目光暴盛，“这一败之后，他们更消

声匿迹，传说是逃进了一个叫做逍遥谷的地方。”

“逍遥谷？”

“这个名字也是他们改的，大有逍遥法外之意。”千面佛苦笑，“这也许未必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但秘密之极，最低限度，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查不出来。”

“我们还在查？怎么我完全不知道？”独孤凤微露不悦。

“说起来，在十年之前，我们便已经差不多放弃追查了，之后只是例行公事，相信也没有人真正去执行。”千面佛又叹了一口气，“一个失踪了十年的门派，就是谁，也会淡忘的。”

独孤凤不能不同意。

千面佛接道：“雨这一次的出现，从种种迹象看来，只怕是另有阴谋，逍遥谷的人，蠢蠢欲动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千面佛的脸上，千面佛抚着光头，道：“门主现在仍然在闭关之中，贫僧认为暂时还是静观其变的好，老二，你怎样说？”

九尾狐连忙点头，“我意思也是等门主出关再行定计。”

独孤凤冷笑，“难道这件事就此作罢了吗？”

九尾狐连忙解释：“当然不是，问题在对方明显的并无意思与我们正面冲突，甚至不惜将药材店的手下完全杀掉，不留活口，而我们又找不到他们的巢穴所在，即使要采取行动，也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对！”千面佛摸着光头的手顺着脸庞一捋，“目前我

们要做的，应该是通知各地分舵，要他们一方面小心戒备，一方面暗中调查逍遥谷的所在，他们既然已有人现身江湖，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找到了又怎样？”

“看能否追查到逍遥谷，待门主开关，一举歼灭？”

独孤凤沉默下去。

一个雨，轻易便将寒江钓叟化为一滩血水，她虽然江湖经验不足，也想象得到逍遥谷的人的厉害。

一个时辰之后，百数十只鸽子从无敌门的总坛之内飞出来。

铃声叮当响，鸽翅“拍拍”作声，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充斥长空。

铃声由近而远，而消失，数十骑快马接着从无敌门的总坛内奔出来。

那都是无敌门的密使，都经过严格训练，擅于调查，收集消息的探子。

对无敌门来说，逍遥谷的威力目前更有甚于武当派，从那些密使的出动，已可以看得出他们对逍遥谷的重视。

在独孤无敌未开关之前，无敌门的确也不适宜采取积极的任何行动。

也因为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密使再配合各地分舵的人力，这一次的搜索，与二十年之前，当然就不能够相提并论。

也当然更加彻底，却只是一种备战的行动而已。

至于总坛之内，警卫当然更加森严。

武当山也一样，由山下至山上，设置了十几间草棚，每间草棚都驻有四个武当弟子，分两批昼夜逡巡。

可惜他们的武功都实在有限，既没有发现云飞扬深夜练武的秘密，也没有发现傅玉书的偷访寒潭。

武功好的人，要避开他们的注意并不是一件怎样困难的事情。

就正如今夜。

夜未深，月未圆。

暗淡的月光照耀之下，傅玉书穿过走廊，来到房门之前。

他才将门推开，就感觉身后有人在接近，脚步立时停顿。

“谁？”

“我！”一个人随即从他身旁掠过，掠进了房门之内，傅玉书一声不发，跟着跨进去，反手将门掩上。

那个人已经在桌旁坐下，一身灰衣，头上一顶老大的草笠，低盖至下颌，竟然就是逍遥谷那个无面人的装束。

语声也一样，“放心吧，没有人发现我。”

傅玉书吁了一口气，“你怎么偷上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面人点头，竟然称呼傅玉书：“公子——”

傅玉书身形倏的一动，掠至窗旁，将窗户关上，两盏灯笼旋即在窗外闪过。

傅玉书仍等了一会，才道：“可以说了。”

“无敌门已经发现了我们冒充他们的人，追杀青松这个秘密。”

“哦！”傅玉书有点诧异。

“有消息，他们甚至已暗中开棺验尸，并且抓住了你家附近所有人查问。”

“果然不简单。”

“我们联络用的那间药材店已经被侦破，侥幸发觉得早，他们又未摸清楚我们的底细，没有派来更多的高手”。

“听你这样说，已经发生冲突了”。

“嗯——”无面人阴森一笑，“三谷主而且还杀了他们的护法寒江钓叟。”

“杀得好！”傅玉书沉吟，“我想，他们还不会立即对你们采取报复行动。”

“因为我们一直都掩蔽得好，他们未必知道是我们下的毒手，况且独孤无敌现在仍然闭关苦练。”

傅玉书摸摸下巴。“是了，那万年……”

“已经带来了。”

“好，爷爷近来不停追问我，有时我真个不知道怎样答复。”

“也难怪老主人，被困寒潭这么多年了，没有希望倒还不怎样，既然有哪还不焦虑。”无面人探怀取出一个锦盒。

傅玉书接过，打开一看，一阵异香扑鼻，忙盖上，随从怀中取出一张字条，“这儿有一个叫做云飞扬的仆役，身世看来不简单，字条上写的是他的一些资料，你着人去查清

楚他的底细。”

“这个交给我好了。”

“还有，以后我们不要在山上见面，每月的初一、十五我下山会你。”

“好！”无面人将字条接下。“没有其他的事了？”

“没有了。”傅玉书转身将房门拉开，看清楚左右都没有人，才起身。

无面人立即从傅玉书身旁掠了出去，一缕黑烟似的，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傅玉书将门掩上，再将那锦盒打开，满意得连连点头。

老怪物也满意之极，万年读断的药力已开始发散，清凉透骨，他终于享受到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舒服。

所以他的语声也柔和起来。“你以后要特别小心，这儿没有一个是好人，若是发现了你的秘密，那你就麻烦了。”

“爷爷，你放心，一切我会小心。”傅玉书看见老怪物那样，亦安心不少。

外面的情形怎样了？”

“已布置妥当，只等爷爷你离开寒潭，就可以采取行动。”

“那只怕还要一年半载。”

“很快就过去的了。”

“不错，不错！”老怪物“呵呵”大笑，“我教你的武当六绝，练成怎样？”

“一有空闲就苦练，在爷爷离开寒潭之前，应该就可以

的了”。

“那就要加倍努力。”

“孙儿省得。”

“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学成武当派的第七绝——天蚕诀。”

“这最成问题，以孙儿所知，就只得一个燕冲天懂得这一绝，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他一面。”

“燕冲天——”一听到这个姓名，老怪物的怒火就上升。

“六绝弟子之中，孙儿排名最末，天蚕诀却是要掌门继承人才能够传授。”

“不学天蚕诀，休想打破独孤无敌，那我们就休想出头了。”

傅玉书沉默了下去。

老怪物手抓着那堆乱草一样的头发，“应该有办法的，你想想。”

傅玉书霍地抬起头来，“那个伦婉儿或者可以利用。”

老怪物冷哼一声：“那个女娃子有什么用呢？”

“她是燕冲天的徒弟，可以利用她去接近燕冲天。”

“我看你是色心大动了……”

傅玉书摇头。

“最怕你喜欢上那个女娃子，连家仇都抛之于脑后，只顾得谈情说爱。”

“不会。孙儿这次上武当，目的就是为打听爷爷的下落，将爷爷救出去。”

老怪物一声冷笑，“你记得最好。”

傅玉书沉吟不语。

“你跟那个女娃子很好？”

“可以看出来，她是越来越喜欢我，再过些日子，就可以利用她接近燕冲天了。”

“好，你认为这样可行，就照样做算了。”老怪物深深吸了口气。“反正我的筋骨也需要一段时间治疗，短期内不能有所作为。”

傅玉书无意中与老怪物的眼神相触，不由心头一凛。

老怪物的眼睛半眯起来，眼神看来很遥远，却是凶毒之极。

时间也就在平静之中飞逝。

这当然是一种表面上的平静，武当山表面上再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无敌门也停止了扩张势力，逍遥谷就更象没有存在的一样。

这一段时间之内，云飞扬在黑衣人的指导之下，武功突飞猛进，书亦读了不少，就是再写信也没有白字了。

他当然没有再写信给伦婉儿，又看出伦婉儿和傅玉书越来越亲近。

六绝弟子在青松的督促之下，亦日趋成熟，其中傅玉书又得老怪物暗中将当年偷练的六绝相授，武功已凌驾其他五人之上。

老怪物的筋骨也开始接上了，但每当雷雨之夜，仍然不由得大叫。

那种畏惧已根深蒂固了。

伦婉儿对傅玉书的感情亦已经长了根，对云飞扬只是怜，对傅玉书却是爱。

她当然不知道傅玉书的真正身份。

不知道还只是一个陷阱。

花落花开，在武当山上，景色随着季节显著的在变易。

只有燕冲天居住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看来，好象都差不多。

当然，在春末夏初，周围那些竹树都会特别青绿。

燕冲天却没有在意，事实他终年难得踏出那间小石室一次。

他仍然在苦练天蚕诀，也始终练不好。

可是他并没有放弃。

石室明亮，应该是正午，燕冲天盘膝在榻上，眼皮低垂。“啪啪”的有人在外敲门，燕冲天仿如未觉，毫无反应。

门再敲。

燕冲天终于一扬眉，睁大眼，不耐烦地大喝：“还在敲什么，进来就进来！”

门应声推开，进来的竟然是伦婉儿。“师父……”

燕冲天那一脸的不耐烦之色刹那间一扫而空，“啊，是婉儿，怎么这样久不来见师父？”

伦婉儿走过去，在榻旁坐下，替燕冲天倒了一杯茶，捧

上去。才道：“师父要练功，婉儿怎敢时常来打扰？”

燕冲天呷了一口茶，“你就是借口多。”

伦婉儿羞怯地笑笑。

垂下头，仿佛有话要说，却又不知道怎样说。

燕冲天看在眼里，奇怪地探问：“看你神神秘秘的，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伦婉儿咬了咬嘴唇，忽然问：“师父，我今年多大了？”

燕冲天一呆，“怎样了？”

“不要管，先答应我。”伦婉儿娇憨地推着燕冲天。

燕冲天皱着眉，屈指算了下，“十七了，是十七。”

伦婉儿娇嗔地道：“十八了。”

“啊，是十八。”燕冲天抓抓脑袋，“你自己清楚，怎么还走来问我。”

“我……”伦婉儿欲言又止，脸颊忽然红起来。

燕冲天又是一呆，笑问道：“你不是要来告诉我，你要嫁人了？”

“师父——”伦婉儿更娇羞。

燕冲天哈哈大笑，追问：“那个男孩子是哪一个？”

“姓傅的，掌门师叔的关门弟子。”

“哦？”燕冲天笑道，“你们什么时候成亲？”

“哪有这么快，婉儿还……还没有答应……”

“点头有多大困难？”燕冲天大笑，“你不是要找师父做主的吧？”

“师父不给婉儿做主怎成？”

燕冲天大笑，“你喜欢就成。”

“婉儿想让师父先见见他。”

“啊，要师父帮你，这容易，你什么时候带他来？”

“他……现在就等在门外。”

“这儿是禁地——你忘了？”燕冲天仰起脸。

伦婉儿竟然这才省悟，一惊，“师父，这你说……”

“这一次当然得算了。”燕冲天又大笑，“看你啊，想嫁想到这样子了”。

“师父！”伦婉儿顿足。

“还不快请他进来。”

伦婉儿举步又停下，“师父，一会他进来，你……你可不要那么凶。”

“怕我吓走他？”

伦婉儿羞笑。

燕冲天大笑摇头，“看，养大了的女儿就是人家的，未过门，就已经这样帮着他了。”

婉儿更羞，转奔了出去。

燕冲天呵呵大笑。

傅玉书等在石室之外，双手捧着一大包东西，一面的焦虑之色。

他绝不怀疑伦婉儿对他的感情，可是等着仍然不由紧张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燕冲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对于这件事又将会采取什么态度？是否这样就可以学得天蚕诀？

一连串的问题从傅玉书的脑海闪过。

也就在这时候，云飞扬捧着饭菜走进来。

傅玉书没有察觉，云飞扬一眼瞥见，却吓了一跳，慌忙上前，“傅大哥——”

傅玉书没有应声，回过头来，笑了笑。

“你在这里干什么？”云飞扬急问，腾出一手拉住傅玉书的右臂。

我……”傅玉书欲言又止。

“还在‘我’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这里是禁区，给发现，要挑断六筋。”云飞扬强拉傅玉书走。

傅玉书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伦婉儿即时推门出来，一见娇叱道：“小飞，你要拉他到哪里去？”

云飞扬压低嗓子，急呼道：“婉儿姑娘，别这样大呼小叫，傅大哥不知道这里是禁区，错走了进来……”

傅玉书只是苦笑，伦婉儿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叱道：“是我带他来见师父的，谁要你多管闲事？”

云飞扬一愕，看看伦婉儿，看看傅玉书，终于松开了手。

傅玉书略整衣衫，伦婉儿随即一牵他的衣袖。“跟我来。”

云飞扬捧着那盘饭菜，怔在那里。

伦婉儿脚步一顿，回头道：“饭菜交给我可以了。”也不待云飞扬答话，已将那盘饭菜接过来。

云飞扬呆望着两人走进，心头实在不是滋味，他抓着头，并没有离开，就等在室外。